

Act IV: 黄昏 / **ROAR OF THE ROTTEN GODS**
腐朽诸神的狂啸

All work Copyright ©2022 by Kexin Shi
Written by **Kexin Shi**
Version #1.0.0
Friday, March 11, 2022

此为明日方舟最后一个主线，即十九至二十四章的部分剧本选段。

请先完整阅读《明日方舟活动计划》这一 PDF 文档。

场景和场景之间没有连续关系，全是跳着写的。

我很想多写点，但我没时间，大学生为什么需要上大学，这是个问题。愿天堂没有大学。

开始之前还有一些话想说：

第一段话：

战争永远不可用于戏谑，战争不造就英雄，战争不是竞赛也不是玩乐，没有人在战争中是体面的，将战争作为手段的政治角逐是此世间最大的恶，战争是一种人类没有办法承担的可怕折磨，战争是对地狱的完整诠释，没有任何人能够将自己排除在战争罪行受害者的行列之外。穿着军装的士兵仅仅只是一群可悲的、再也回不了家的怪物。平民百姓为战争付出了庞大到恐怖的代价。任何智慧生命都不应该经受战争。

第二段话：

人类从古至今都有个巨大思想误区：文明的才是好的。欧洲人坐船出海，跑去部落里到处教人识字说话，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圣人。

泰拉的土著神有一天发现兽的秩序、理解、诠释、定义被全盘抹除并且取代了。很愤怒，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祂感到恐惧。靶向弹降临了，恐怖的景象持续了五百年，都是因为那些自作主张的高维生物的介入。

由于泰拉人已经拥有“人”的文明了，祂没有办法再让这个宇宙承担任何毁灭性的重置。于是忍痛割去自己身上一切现有的常识，将自己揉碎重塑，成为一个本本分分的“人”，去亲自看看发生了什么。祂永恒的思考也是关于那个高维世界递给祂的“光”——到底应该怎样去诠释。当然是没有答案的。毕竟世界不是一元的，但情感上任何人都有权愤怒。

祂下场跟诺亚对话，将时间放入循环，都是因为力不从心。如果有一个答案，一个一切的解，一个新神，祂就能安心了——这个答案、新神、一切的解，就是黄昏乌拉格纳洛克。只有在诺亚终于感到恐惧，并且主动寻找到靶向弹原定击穿的原点时，拉格纳洛克才有诞生的机会。神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第三段话：

浮游生物对教堂的“理解”更像是一种叛逆。低维宇宙拒绝接受所谓来自高维的“文明之光”。诺亚等人为了存活而试图炸毁低维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军阀思维、政客思维。真正具备科学家思维的人才会想到依靠理解和交流去解决问题。

放眼望去，这个世界上德不配位的人很多。

I have no mouth, and I must scream.



演职员表

“描述”之神

泰拉截至目前为止唯一的土著神，那只“网罟中心的蜘蛛”。

在黑暗与混沌里用两根干枯的手指夹起一小团炽热、明亮、坚硬的物质，投以审视的目光，并且不断在情感的辅佐下深度思考。

光相对于祂的体型，整个宇宙而言太小了，所以只能看见那两根干枯的手指，隐约还有一点祂干燥的灰色皮肤表面。

这团物质是一个叫威廉姆斯·斯普林菲尔德的高维生物移交给祂的。

祂如果很累了，随手把那团物质丢掉了，宇宙里就没有光了。

祂如果停止思考，就什么都没有了。

世界建立在理解、诠释和定义的基础上。

尤其是泰拉这种甚至需要通过海量借用典故才能存续的世界。

柯林特

萨尼讷，本体是高维宇宙中的神性生物“利维坦”。

游戏最开始与阿米娅对视的那只窗外的巨眼是属于他的。

民生部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军衔是下士。

麦克格雷格

萨尼讷，本体是高维宇宙中的神性生物“杜拉罕”，即“无头骑士”。

曾经在执法部门担任拷问官。军衔是中尉。

丝路的这一职务在五百年之前叫做“军医”。

由于地狱骑士一事被革职，目前在民生部门是个初来乍到的新人。

麦高芬

一个典故，借自希区柯克的影视编剧手法。

“靶向药物”成员，隐修会的盟友，莱塔尼亚记者。

史上第一个受邀前往空天丝绸之路一号城邦进行采访的“两脚兽”。

本体是泰拉的土著神。

波拿巴

萨尼讷，本体是高维宇宙中的神性生物“斯雷普尼尔”。

瓦卢瓦人，深信自己就是科西嘉二世，新高卢的皇帝陛下。

空天丝绸之路鸽派的领导人。

旗舰“冈格尼尔”的舰长，舰队总司令。

卢瓦索

萨尼讷，本体是高维宇宙中的神性生物“鲲鹏”。

曾是炎国弃婴，被某位拉特兰慈善家收养。

空天丝绸之路鹰派的领导人，对博士和高维宇宙怀有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巨大仇恨。

旗舰“冈格尼尔”的大副，舰队副总司令。

喀戎

“地狱骑士”，萨尼讷恐怖组织“血路”的领袖。

本体是高维宇宙中的神性生物，半人马“喀戎”。

卡西米尔人，曾任隐修会安保部队最高长官，与丝路长期维持合作关系。

沉湎于苦痛、过度怀念地狱，乃至希望地狱再度降临的萨尼讷并不罕见，但他是唯一真正尝试实践这一点的危险分子。

鬼车

萨尼讷，本体是高维宇宙中的神性生物，“姑获鸟”。

炎国人，五百年前曾是隐修会“花衣吹笛人”组织成员。

由于行事作风高度近似于“两脚兽”们的常识，现任丝路首席外交官。

八咫

萨尼讷，本体是高维宇宙中的神性生物，“八咫乌”。

“日轮”号前任舰长，军衔是中将。

目前正在休假中，自愿跟随在外交官鬼车身边担任保镖。

菲洛

努尔多特镇居民，年轻的锅炉工。

家里发生过重大变故，还需要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但她对生活的态度非常乐观。

正在考急救资格证。

克莱格

哥伦比亚首都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

是三个女儿的父亲，每日为各种琐事忙碌操劳。

最近由于房产问题在准备跟某黑心公司打官司，已经闹到了安排后事的地步。

诺亚

台风季节来到努尔多特镇的游客。

曾经在某个已经倒闭的制药公司工作。

阴郁沉默，常常捧着咖啡坐在海边发呆。

Chapter 19

夜海航船

章节开场

INT/EXT. somewhere.

黑屏，默者模糊的影子，字幕

？
想家？

？
好暗。

？
我在哪？

？
疼，疼。

？
被刺穿了。

？
被撕开了……？

？
想回家？

？
家？

？
我？我们？谁？

？
想家，想家。

？
它在哭。

？
谁？我们？

？
听啊，它哭得……

？
好疼！好疼疼疼好疼好疼好疼啊好疼啊啊！

？
死了。

？
死？家？

？
我们，回家？

？
它在哭呢。

？
啊，是光。

？
不哭了，我们，不哭。

？
要回家了。

EXT. 丝路五号城邦-南部拓荒站 某农舍门口

11:15 P.M. 天气/雨

乌萨斯口音的农民
真麻烦你们又特意跑一趟，看这天气，外边路还没修好，都得成泥汤子了吧。

萨尼讷下士
我们开车来的，不妨碍。孩子没事就好。

农民的妻子

快让人家长官进屋里来啊。真是，看看天都多晚了。要不凑合在我们家住一晚上吧？

萨尼讷下士

不用了，不用了大娘！这儿离起降平台也不远，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农民的妻子

坐飞行器从这儿回一号城邦也得好长时间吧？太麻烦你们了，大娘心里过意不去啊，就留下来住一晚上吧。

萨尼讷中尉

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真不能留宿。明天凌晨还有任务，最近民生部人手有点紧，我们实在是没法离开岗位。

乌萨斯口音的农民

太辛苦了……瓦纽沙？你个小兔崽子哪去了！赶紧给我出来！谁让你闷声不吭就回房间的？

瓦纽沙

……

乌萨斯口音的农民

你还在这跟我摆脸子是吧？不听话一天天往外跑，差点冻死在外边，亏人家长官找了你好几个钟头，连句谢谢都没有？

瓦纽沙

（小声）我就是想看一眼……

乌萨斯口音的农民

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再说一遍？

萨尼讷下士

您消消气，别打孩子啊！孩子年纪还小，贪玩很正常。

瓦纽沙

他们都是怪物。

农民的妻子

臭小子！又开始瞎说！

瓦纽沙

是莱娅说的，她去过二号城邦，亲眼看见过的！这些披着人皮的怪物不光吃人，还当街打架，拿刀互砍，把肚肠扯得满地都是……

乌萨斯口音的农民
你给我过来！

农民的妻子
长官，你们别听孩子胡说八道。

萨尼讷下士
哈哈，童言无忌……

萨尼讷中尉
既然孩子平安无事，我们也该离开了。

萨尼讷下士
对了，还有每周的新移民情况例行确认。请问您家里还缺哪些物资吗？上个月汇报的肉类短缺现象是否有所改善？

农民的妻子
诶呦，真是谢谢长官次次这么上心，没有啥缺的了，都挺好的！之前送来的兽肉现在都还没吃完呢。一口气送来这么多新鲜的肉，肯定得花不少功夫吧。

农民的妻子
就是有个事我想打听一下，前几个月每次都来的那位长官去哪了？还没好好跟他道谢呢。

萨尼讷中尉
您说的那位是……

萨尼讷下士
啊！他啊！他……出差了！应该快回来了吧。这两天大家不都挺忙的吗。您的谢意我会向他转告的。

萨尼讷中尉
时候不早了，我们先走了。

农民的妻子
诶，好，路上小心啊！

CG：五号城邦郊外小路

麦克格雷格
“兽肉”……？



柯林特
看我干什么，总不能真的告诉人家那是什么肉吧。

麦克格雷格
嗯。

麦克格雷格
二号城邦的事情，怎么回事？

柯林特
那个啊。说是已经调查好长时间了，还没核实。

柯林特
上头也没辙啊，所有起降平台都里三层外三层围着，怎么可能让一个孩子偷跑到飞行器上。那孩子还是个孤儿，跟着一群伊比利亚难民一起被救济上来的。

麦克格雷格
太蹊跷了。

柯林特
你也知道二号三号城邦都是些什么人，连我都不想去那种地方。

麦克格雷格
还好吧。

柯林特
啊一天都什么事啊，也不知道能不能在打烊之前赶到，那家酒吧我早就想带你去了。

麦克格雷格
好好开车吧，应该来得及。

INT./EXT. 丝路一号城邦-车内

10:31 A.M. 天气/晴

司机
记者先生，请不要拍照。

麦高芬
啊，抱歉。



麦高芬

我只是觉得，一号城邦的街道看起来比二号城邦要正常许多。没有孩子拿人头当球踢，也没有行为艺术家当街售卖刚从自己身上割下的器官，甚至路灯上都没有血淋淋的大肠这样的装饰物了。

司机

您说的没错，但规矩还是不能打破，请谅解。

司机

还有，您在二号城邦看到的不是行为艺术家，只是普通的小贩在摆摊而已。

麦高芬

哦？有趣，相当于生鲜吗？

司机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是前两个月突然兴起的潮流。餐饮业开始在“食材的新鲜度”和“厨师本人投入的心血”方面较劲。我觉得挺浮夸的。

麦高芬

会觉得浮夸啊。

麦高芬

的确，虽然昨天在议院同样目击了不可思议的景象，但整体而言，一号城邦真是秩序井然到了一种“肃穆”的程度。

麦高芬

政见不一的两名议员当场开始扭打，其中一人用圆珠笔挖出另一人的眼球，周围人却轰然大笑……而被挖出眼球的那人仅仅觉得自己被冒犯，将眼球按回去之后由于尴尬跟着一起发笑……

麦高芬

绝对不仅仅是“民风彪悍”的问题了。

司机

这种事情在地上很罕见吗？

麦高芬

很罕见。不，跟本不可能发生。

司机

看来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光是目前实施的常识矫正，还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融入地上的秩序。

麦高芬

实际上，这座城市……或者说，这座军事要塞，就算已经肃穆到这种程度，在地上人看来可能也会感到不安吧。街上的所有人都穿着军装，行色匆匆大步前进……这种仿佛在备战的压迫感太让人难以承受了。

司机
您说对了。

麦高芬
备战？

司机
不过请放心。就像之前跟您承诺的，萨尼讷被明令禁止伤害两脚兽，我们所准备的战争也并不是侵略性质的。

麦高芬
这倒反而让我害怕起来了。

麦高芬
是什么非人的存在导致了丝路不得不备战吗？

司机
是的。

麦高芬
不能透露更多了吗？

司机
是的。很抱歉。

麦高芬
我知道了。

麦高芬
我会尽力诚实但有选择性地写一篇通讯稿，以便让地上人逐步地认识并且接纳你们。

司机
非常感谢。稍后皇帝陛下也会亲自对您表示感谢的。

麦高芬
我很期待。这还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位皇帝。

司机
当成采访普通人就行了。他没架子的。



麦高芬

感觉得到。军事法庭最高法官、首席拷问官、议员、部长，这里似乎所有人都没什么架子。单独这一点，就已经超越地上那些动不动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政客太多。

麦高芬

对了，居然一直忘了问。请问您的名字、职务和军衔是？

司机

叫我卢瓦索就好。

卢瓦索

职务是舰队副总司令兼旗舰“冈格尼尔”的大副。军衔是上将。

Chapter 20

骷髅之舞

INT. 丝路一号城邦 总司令宅邸-餐厅

11:02 A.M. 天气/晴

卢瓦索
客人到了。

波拿巴
欢迎，欢迎，罗德岛的各位。一路上舟车劳顿，辛苦你们特意来一趟。

杰西卡
不、不、不，不辛苦！皇帝陛下！

波拿巴
诶，不用见外啦。新高卢暂时还是个没人会承认的存在，所以不用叫我皇帝也可以。

杰西卡
是、是、是这样的吗！

波拿巴
没关系，总会有机会的。

阿米娅
很荣幸能够代表罗德岛的立场与您会面。

波拿巴
我也很荣幸能够作为丝路的领导者与罗德岛这样的无国界组织迈出交流的第一步。

波拿巴
不过这一次也仅仅是想见各位一面而已。不用考虑太多，随意一些就好了。

1. 这样吗，看来有一些话题不必在今日的席上提出了。

波拿巴
嗯？有准备过腹稿吗？畅所欲言也无何不可吧。请讲。

阿米娅
也许需要事先向您道个歉。罗德岛方在赴约之前确实为更严肃正式的话题做过准备。

1. 毕竟几个星期之前与贵方的第一次接触，实际上并不算愉快。

波拿巴
哦，我了解了。是那件事吗？

波拿巴
是吗？（对卢瓦索）

卢瓦索
是的。

波拿巴
应该没有人受伤吧。我希望只是误会而已。

阿米娅
是的，从罗德岛的立场上看，那仅仅只是误会。但这件事在哥伦比亚当局内部却引发了巨大的恐慌。

波拿巴
可以理解。想让地上政权一下子接受我们这样的存在会很困难吧。需要我去登门道歉吗？

卢瓦索
不需要。

1. 丝路挑选那样的时机主动在公众面前亮相，是极不明智的举措。

1. 看起来，就像是在刻意挑起事端。

波拿巴
我想想，嗯，确实。三分之一吧。

阿米娅
您的意思是？

波拿巴
剩下的三分之二下次再聊吧。美食的赏味期限可是很短的哦，一旦上了桌，很快就会像昙花一样凋谢的。

卢瓦索
好烂的比喻。

阿米娅
我知道了。先前言语冲动，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再次向您道歉。

波拿巴
嗯嗯！

杰西卡
我、我开动了。

杰西卡
……好吃！

杰西卡
不可思议，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烹饪方法，视觉上就像瓦卢瓦料理一样精致，尝到嘴里那种浓郁得恰到好处的滋味和若隐若现的辣味又完全不输给炎国料理……这道汤也是，明明柔滑到有些过分的口感，结果却一点也不腻，这种浑然一体的完整感，完全没办法判断调味料是什么……

波拿巴
太好了，这次也成功了！

卢瓦索
可恶，居然又没失败。

阿米娅
这些菜肴，是您亲自下厨的吗？

波拿巴
当然了，招待客人怎么能不亲自下厨呢？

杰西卡
呜呜……

1. 能得到这样的款待，实在是受宠若惊。

波拿巴
毕竟有个人始终期待看到我成为可悲的败家犬，因此每次都想着要给自己争口气才行！啊，下厨真的就和上战场一样，客人露出幸福的表情的那一刻即告凯旋！

杰西卡
是这样吗？败、败家犬？好夸张……

卢瓦索
我才是败家犬，行了吧。

波拿巴
也不用太过自卑了，副总司令。你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太夸张了。

波拿巴
那些年发生的事都还历历在目。

波拿巴
有时候会突然觉得，真怀念啊。

卢瓦索
请不要怀念那段时光……

波拿巴
你我像那样并肩作战，只有过一次吧。

卢瓦索
那大概不叫“作战”，也完全没有“并肩”……

波拿巴
不过，今天的凯旋还是难免留下了遗憾。

波拿巴
博士，我相信你遮挡面孔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波拿巴
但是在吃到美味的食物时，一定要记得露出幸福的表情啊。

Chapter 21

旧日残响

INT. 旗舰“冈格尼尔”底舱牢房

“净界之战”两年前，回忆杀滤镜

1:13 A.M. 天气/浮游生物

卢瓦索

该死，隐修会那帮家伙在干什么？

卢瓦索

怎么会放任收容物冲到战场中心来！

副官

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是实验阶段的白雾泄漏，导致收容物“斯雷普尼尔”突然返祖，破坏了收容单元，然后直奔战场而来。

卢瓦索

舰船损坏情况统计完了吗？

副官

没有直接损失。它似乎只是冲着浮游生物去的。但间接损失……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卢瓦索

晦气！

瓦卢瓦青年

高卢语 默者……他们在笑……血肉教堂是对伪神的叛逆……

卢瓦索

拉特兰粗口 在说些什么东西？

瓦卢瓦青年

您好，晚上好。

卢瓦索

你到底是是个什么玩意？

瓦卢瓦青年

我？我是皇帝。我是科西嘉二世，高卢的皇帝哦。

副官

(小声) 他对所有人都是这么个说法。当初在瓦卢瓦抓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街头发表复国演说呢。

卢瓦索

根本就是个疯子吧。那好办，把铙给我。

副官

啊？您是想……

卢瓦索

我要直接把他毙了。报告里就说他在押送路上突然发病什么的，随便扯点。

副官

好，了解了。

瓦卢瓦青年

持续五百年……没有死亡的乐土……

卢瓦索

你这种畸形变态的下贱东西，还是滚回地狱里去吧。

瓦卢瓦青年

……地狱……？

瓦卢瓦青年

对啊，是地狱啊！

瓦卢瓦青年

高卢语 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

卢瓦索

高卢语 什么？

画面剧烈震动

士兵

舰队四点钟方向接敌！

卢瓦索

怎么回事，哪里冒出来的！



士兵
数量……数量太多了，总司令！

卢瓦索
准备回击，我马上过去。

瓦卢瓦青年
等一下。

卢瓦索
什……

瓦卢瓦青年
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回击，而是将占据视野和掌握战场作为战术目标，让舰队自接敌点远端开始分成两路，准备好包抄阵型，为乐团大部队争取时间。已经接敌的舰船立刻采取避战姿态散开，引诱敌人停留在这片领空，尽量将损失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卢瓦索
……

士兵
总司令！

卢瓦索
你们听到他说的了吗？

副官
是……是？

卢瓦索
就这么办。

Chapter 22

地狱五季

INT. 大骑士领郊外-“血路”地堡

7:09 A.M. 天气/晴

卢瓦索
听说你想见我。

卢瓦索
那你运气还不错，抓到你的人刚好就是我。

喀戎
呵呵呵呵呵呵……

喀戎
终于，终于见到你了。

喀戎
你听我说，好好听我说。

喀戎
刚从地狱回来的时候，深深地后怕，不断地呕吐，每天精神恍惚，无法进食
也无法入眠。

喀戎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心头却开始发痒，开始无比地想念那个地方。想念那种
彻底抛却人性互相虐杀的感觉。

喀戎
好绝望啊，这无望的思念。

喀戎
就像在沙漠里行走，喉咙深处焦渴无比，隐约能看见远方的绿洲，却怎样都
走不到近前。

喀戎
你理解这种感受吧，总司令。你一定理解。

卢瓦索
不要再叫我总司令了。我早就不是了。

喀戎

你似乎还不知道吧。当时在地狱里，你那对足以遮蔽整片天空的翅膀，一次又一次为地上、海里的生命挡住了那颗疯狂的太阳。你帮助他们找回了知性，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喀戎

这些可怜的生灵之所以记住了地狱，记住了痛苦，并且对痛苦甘之如饴，都是多亏了你啊。

喀戎

你是神明，是信仰，是救赎。你意味着他们的一切。只有你能在地狱里为他们提供炽灼的庇佑啊。

卢瓦索

你在胡诌什么？

喀戎

是你造就了我，你造就了这条用生祭品的肉块和哭嚎拖行出的鲜血之路——我的主，啊，我的救主，你为什么要移开视线？

喀戎

我好荣幸，你竟赐予我这种无上的幸福，啊，好疼，就像被绞碎再晒干一样，就快接近了，我想要的地狱……继续展现你的大能，继续狠狠地凌虐我吧，我的主……

卢瓦索

啧，恶心！离我远点！

喀戎

我们马上就会以那时的姿态再见，这一次你会看见我的，我要你亲眼看见我……

隐修会安保士兵

那是？怎么可能！

隐修会安保士兵

是白雾，可恶，现在是个人都能弄到白雾了吗？

萨尼讷上尉

啊！快躲开，副总司令！

卢瓦索

松手……！

卢瓦索
该死。

萨尼讷上尉
副总司令！

萨尼讷中士
他把门锁上了……

萨尼讷上尉
全员佩戴防护面罩，迅速撤出建筑物！以小队为单位汇报接触情况。

行动总指挥-“觉”
西塔，欧米茄，疏散周边平民。

西塔-“落潮”
收到。

欧米茄-“铁蒺藜”
收到。

隐修会研究员
最近的站点已响应二级气态泄漏警报，警报颜色为黑色。

阿尔法-“厄运”
黑雾在路上了。

行动总指挥-“觉”
启动压制程序，目标个体数量：2；危险级别：惊蛰。

隐修会安保士兵
“鲲鹏”应对小组已响应。

隐修会安保士兵
“喀戎”应对小组已响应。

阿尔法-“贼鸥”
狩猎愉快。

欧米茄-“说客”
敌意目标只有一个，别搞错了。

西塔-“疤脸”
你是新人吗？还指望阿尔法那帮疯子手下留情。



行动总指挥-“觉”
等等，还有一个信号。这是……

12F
罗德岛支援小组已就位。

阿尔法-“好彩”
吹口哨 小朋友们来得挺快啊。

西塔-“落潮”
什么鬼，让他们回家去。我们没有多余的精力保护这么多人。

欧米茄-“水晶”
那只能说明你们太逊了。

萨尼讷上尉
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隐修会。

萨尼讷中士
这帮人的严肃态度能维持哪怕一分钟吗？！

萨尼讷上尉
咱们也上吧，可不能让他们伤了咱们副总司令。

INT. 旗舰“冈格尼尔”舰桥

6:17 P.M. 天气/雨

卢瓦索
世界步入地狱只需要一个瞬间。

卢瓦索
靶向弹命中泰拉的那一刻，没有巨响，没有震动，没有时间给任何人做出反应。它就这么发生了。

卢瓦索
上一秒我还站在冈格尼尔的指挥室里，位于距地面几百公里的高空，下一秒我已经发现自己趴在地上，从身体各个部位传来骨骼断裂的剧痛。

卢瓦索
那时的我甚至不具备‘思考’的能力。我睁开眼睛，徒劳无功地四处环顾，喉咙里发出可怖又刺耳的咆哮声。我大脑中的一部分拼命试着想起自己是谁，



却根本拼凑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

卢瓦索

无法计算究竟过去了多久。等我终于找回了身为智慧生命的知性，身上的剧痛也已经消失了。我逐渐理解双眼和双耳捕获到的信息，弄明白‘思考’是怎么一回事，想起自己的名字……接着，才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看见地狱。

卢瓦索

诺亚，在那以前你居然一直瞒着我。

卢瓦索

一只丑陋、狰狞的巨型鸟状生物，双眼如同凝固的血痂般腥红，身上附着比钢铁还坚硬的鳞片般的羽毛，身躯足足有一座大厦那么庞大，爪子深深嵌进半融化状态的沥青地面。这是我从身边大楼的玻璃上看见的倒影——

卢瓦索

这是我。

卢瓦索

我也是个应该被隐修会收容的怪物，是你们那个世界高维叙事的产物。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卢瓦索

到处都在传来难以描述的嘶吼声和咆哮声。四周充斥着无论是那时的我还是现在的我都无法理解的景象。放眼望去似乎只有色彩，饱和度过高的艳丽色彩以毫无道理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看出组成那些色彩的的都是什么结构。

卢瓦索

倒塌的建筑、互相撕咬的野兽、深红色云层中掠过的庞大黑影……过往文明的迹象统统浸泡在噩梦也无法阐释的地狱血池里。

卢瓦索

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有一头生长着八条腿的庞然畸形野兽正在拼命挣扎，黄色半透明的涎水混着血水淌得到处都是。

卢瓦索

多么可怜，它甚至忘了怎么站起来。我立刻认出了他，哪怕从他那双受诅的眼睛里根本看不见任何思维的闪光。

卢瓦索



在你们干涉泰拉之前，我们这些所谓的“泰拉人”都仅仅是这种只受兽性支配的原始造物罢了。

卢瓦索

有几头你或许会称为‘狼’的生物朝我扑来——鲁珀。永远饥肠辘辘，眼睛里燃烧着不可扑灭的欲望。我在他们啃咬我的翅膀之前就用爪子将它们碾碎。不堪一击。紧接着又有一些黎博利从天空袭来尝试衔走我的眼球。这时我意识到自己仍然可以使用源石技艺，甚至比以往更强大。

卢瓦索

源源不断的畸变野兽从建筑废墟中、杂乱的颜色里冲出来朝我发动攻击。但是我察觉到了体内不断膨胀燃烧的力量，比起参与这些生物的猎杀派对，仍有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是我能做的。

卢瓦索

那个时候思考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令我无比疲劳。我试着专注于意义本身，拍打翅膀，朝着我印象中的泰拉最高峰飞去。

卢瓦索

那座山峰位于谢拉格境内，神奇的是，哪怕泰拉的大半板块已经随着靶向弹的降临湮灭殆尽，那座山峰依然屹立不倒，甚至仍有堪称日光的天光照射在峰顶。

卢瓦索

对它而言承担我的体积和重量有些勉强，但也足以我驻足小憩一段时间了。我在这个离天穹最高的地方抬起头，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寻找那个我势必将其毁灭的敌人。

卢瓦索

很快，我找到了它。默者。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卢瓦索

我俯下身子，微张翅膀，感受翼下流动的空气和灼热的水雾。接着，将所有力量聚集一处，我猛冲向大气深处那团不可名状的造物。

卢瓦索

鲜血，尸水，腐臭。它狂笑着迎接了我的进攻。不和谐音，三全音，如同管风琴般宏伟的乐声轰然奏响。恐惧短暂攥住了我的心脏，我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前线没能找到任何乐师的尸体——

卢瓦索



他们就在这里。乐团‘理解’了浮游生物，而这就是他们集体殉职才换来的答案。他们独特的源石技艺和格式塔思维将他们融合在了一起，合而为一，不可分割。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尸体凝块，会说话，会奏乐，会狞笑，随时预备从阴暗角落发动攻击。我们理解了尸体，因而理解了浮游生物。

卢瓦索

这伟大的理解，终于使浮游生物这一不可知存在被从泰拉抹除了。

卢瓦索

它们的音乐在和我身体的每一寸进行共鸣，我看见自己不断被撕裂、湮灭，又由于同质化病毒的强大生命力而一遍遍再生。只要孕育我这种传说生物的高维宇宙尚在，我就不会死去。

卢瓦索

那场决战没有给我留下太多记忆。我和它厮杀了多久？几天？几年？记忆是会骗人的。很多时候就连知性也放弃了我，野兽的本性逼我去撕扯、撕咬，那时的记忆更是所剩无几。但每当我将被兽性彻底吞噬，那堪称庄严的管风琴声又会再次唤醒我.....也许那时莱卡仍然.....

卢瓦索

叹气

卢瓦索

这一切有意义吗？

卢瓦索

如你所见，我还是输了。我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我所有的主张，所有的坚持，到头来就像小孩子发脾气耍赖一样。

卢瓦索

我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想必有不少岌岌可危的楼房和来不及逃窜的野兽遭了殃。默者迅速地重组了它自己，由于它的降临，那片地狱里的色彩越发妖异，一切加速融化、溶解、融为一体。喜悦祥和的人声合唱开始持续不断贯穿我的大脑。

卢瓦索

我动弹不得，几乎有意识地死去了。任由它们咀嚼我的血肉，啃咬我的肌腱，把筋从骨头上一点点扯下来，把眼球挖出眼眶。

卢瓦索

那匹马不知道怎么找到这里来，也许该叫它斯雷普尼尔还是什么的.....真是吵闹，它踏过的地方处处开裂，岩浆般滚烫的液体从地下喷涌而出。它将那

些渺小的四足兽践踏成浆糊，用穿出口腔的利齿将剩下那些拦腰扯开，漫天飞舞的都是肋骨碎片和冒着热气的肉块。

卢瓦索

他啊。和我一样常干些意义不明的事情。也许哨卫多少都有这种共性。

卢瓦索

就算它那样闹腾，默者也没有从我身上转移注意力。直到后来，也许是察觉了靶向弹的效力吧，默者离开了。我被扔在地上，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开头，那匹马用它腥臭的舌头舔舐我裸露的碎肉。

卢瓦索

地狱一点点褪去了，新的叙事颇有耐心地逐步覆盖了满目疮痍的泰拉。在废墟上兴起新的秩序，完好无损的街道和楼房在地面上蔓延，重新被造出来的人们安居乐业，被修复的文明，被修复的文化。

卢瓦索

我站在空天哨卫旗舰的指挥室里，窗外是浩大无垠的云海。

卢瓦索

以上，就是被你彻底遗忘的真相。

卢瓦索

做好准备面对即将再度降临的地狱了吗，你这罪人。

立绘靠近

卢瓦索

这一次不会有什么石棺替你遮风避雨了。我会抓着你的脑袋，扒开你的眼皮，让你清清楚楚看见那所有的一切。

屏幕震动，视野后退

1. 转身逃走

卢瓦索

逃吧。尽管逃。抓紧时间好好享受剩下的人生。

卢瓦索

你很快会意识到不管逃到哪里都没有用。

INT. 空天哨卫旗舰指挥室，窗外是浩大无垠的云海

回忆杀滤镜

9:45 A.M. 天气/晴

卢瓦索
(#震惊)

.....

卢瓦索
.....

卢瓦索
这是.....

卢瓦索
结束了.....?

卢瓦索
唔..... (呕吐)

波拿巴
没事了，没事了。

卢瓦索
你.....咳咳。

波拿巴
都结束了。

卢瓦索
.....输了。

卢瓦索
我输了。

波拿巴
你已经尽力了。

卢瓦索
它还会回来的，怎么办.....等等，这是哪？这里是天堂？

波拿巴
这里是现实。可能吧，我也不确定。

卢瓦索

能持续多久？地狱，那一切，还会回来吗？

波拿巴
我不知道。

卢瓦索
不可能，这不对……我是什么，你是什么……

卢瓦索
到底过去了多长时间？

波拿巴
我记不清了，只觉得很久很久……

卢瓦索
我们活下来了？

卢瓦索
我们还活着吗？

卢瓦索
泰拉呢？默者呢？莱卡呢？

波拿巴
出去看看吧。

Chapter 23

黄昏将至

INT. 努尔多特 (Null Dot) 镇 Trisha's 旅馆-前台

翠莎大婶
孩子，一个人来的？

1. 嗯。

2. ……

翠莎大婶
台风月一个人跑到我们这么个小地方来，不是来旅游的吧？

翠莎大婶
有啥不开心的，跟大婶说说？

翠莎大婶
大婶啥大风大浪都见过，甭管什么事，都能给你出主意！

1. ……

翠莎大婶
害，这样，看你还没吃饭吧？也到饭点了，大婶亲自下厨给你做顿好吃的怎么样？

1. 谢谢。

2. 嗯……

翠莎大婶
看把孩子委屈的，怎么说哭就哭了呢。没事，没事啊，吃完了饭跟大婶好好聊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就好受了。

INT. 哥伦比亚首都市政厅-临时会议室

4:29 P.M. 天气/阴

八咫
行了，那些官话就不用说了，不累吗。

泰拉联邦-炎国官员
丝路提出的要求过于无礼。联邦各成员国不可能当场给出决定。妄想通过一次投票就扭转整个现有局势是不可能的。

八咫

无礼？我都不想笑了，这根本就不是丝路第一次提出转移平民的请求，你们每次都装聋作哑，现在莱卡已经坠毁了，还想继续装看不见吗？

鬼车

丝路希望达成的协议内容很简单，你我双方的争议点仅仅在于战场位置的选择。我们希望在地面上迎击默者，仅此而已。

泰拉联邦-哥伦比亚官员

但是这和先前……和所谓五百年以前订立的协议不一样。你们的说辞根本前后矛盾。既然哨卫的使命是成为泰拉最后的防线，就算损失全部舰队也应该阻止默者来到地面。

八咫

现在倒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丝路向地面请求经济援助建造民用飞船的时候你们又拿出了怎样一套说辞？嗯？你在躲闪什么，来自哥伦比亚的大人？

鬼车

你自己也说了，那是五百年以前的协议。当时默者甚至根本不存在，泰拉对于浮游生物的本质也一无所知。一切都变了。丝路身为那场灾难的亲历者、幸存者，对此比各位都要更有经验。

鬼车

在这整整一年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强调过一旦默者发动进攻，地面会是最危险的地方，现在你看到的这些舰队，这些浮空城，将会是泰拉文明得以延续的最后希望。

泰拉联邦-莱塔尼亚官员

我们会傻到将泰拉平民送到你们这些吃人的怪物嘴里？

八咫

你这……

鬼车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怪物，我们不配跟泰拉的正常人一同生存。因此平民转移完成之后，我们承诺会全部离开，到地面上去，跟默者作战。

鬼车

除非我们全军覆没或是默者从世界上消失，不会再有任何一个萨尼讷踏足你们的社会。

鬼车

这正是今天我们希望达成的协议内容。丝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备战，在演习，为的就是这场战争。同时，鉴于丝路目前的空中疆域非常有限，泰拉必



须做好有大量平民滞留地面的准备。

鬼车

无须担心。我们的盟友，守墓人为此准备了足以容纳目前泰拉 50%人口的地下掩体城市。城市仍有部分地区尚未竣工，但已经可以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

泰拉联邦-哥伦比亚官员
泰拉对你们的信任程度还没有……

鬼车
够了！

鬼车
丝路的一切声明都从未被重视，从未被信任过，因此丝路不会再向诸位寻求信任了。

泰拉联邦-莱塔尼亚官员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泰拉联邦-东国官员
所有的出口都被……！

鬼车
五分钟之后，如果协议没有全票通过，在座各位之中就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这座建筑。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出此下策。

八咫
关乎全泰拉人民性命的事情，本来就不该交给你们这帮满面油水的废物来决策。

泰拉联邦-维多利亚官员
你们这帮疯子！你们全都应该去死！

鬼车
死亡这么奢侈的东西，我们可无福享受啊。

鬼车
好了，惜命的诸位，投票吧。

INT. 努尔多特镇-Trisha's 旅馆 1408 号房间

2:49 A.M. 天气/暴雨



麦高芬
博士，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都这么紧张？

1. 滚出去。
2. ……

麦高芬
我说过了，我只是个记者。四处旅行，认识一些人，记录在每个地方的见闻。对你不构成任何威胁。

1. 滚出去。
2. ……

麦高芬
你没有资格对我摆出这样的态度。

麦高芬
我为什么非得是个记者，或者说，我为什么非得是这个模样，一个脑袋两条腿。个中原因你明白吗？

麦高芬
诺亚，你是个外来者。说难听点，侵略者。你堂而皇之闯入我家的姿态就跟我现在闯入你的旅馆房间差不多。

麦高芬
台风天过去了，末日马上要来了。这座小镇很快会像一个浪花一样被拍碎在礁石上。每一次都一样。每一次到了这个时刻，它的结局都没有任何改变。

1. 你做了什么？

麦高芬
对于这个世界，我什么也没做。我只能观察，思考。因为它早就已经被你们这些侵略者碾压得比一层糯米纸还要吹弹可破。

麦高芬
但对于你，我给了你一个不断循环的乐章。我期待着那个渺茫的可能性出现，期待着你终有一天能够感受到我的绝望。

麦高芬
我和每一次一样，去你那个可怜的小团体找你，结果却发现它已经消失了。

麦高芬
你居然真的能够决绝到解散罗德岛。这样的可能性，我此前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麦高芬

这是这么久以来，我在漫无边际的绝望之海中心……第一次感受到了希望。

麦高芬

诺亚，这是你所经历的 32947 次循环中，第一次找到原点。

麦高芬

看到这么平凡可爱的一个小镇子，你终于害怕了吗？

麦高芬

感到刺耳吗？惧怕无所不在的三全音吗？你那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所谓“理性”，可笑又可悲的所谓“冷醒”，动摇了吗？你终于感到害怕了吗，诺亚·克里斯滕·蒙彼利埃？

1.

2.

3.

麦高芬

告诉我。

1.

2.

3.

麦高芬

我要听你说出来。

1. 我很害怕

2. 我很害怕

3. 我很害怕

麦高芬

恭喜你。

Chapter 24

无声狂啸

INT. 哥伦比亚首都-某座小礼拜堂内

默者降临后约 3 个小时

? :? ? .M. 天气/?

菲洛
怎么回事，血止不住……

菲洛
这边！在这边，还有伤员！……医生，医生！这儿有个颈部受重伤的……

菲洛
怎么办……

麦克格雷格
我来。

菲洛
啊，您是……军人？但是这身制服……

菲洛
这是？

菲洛
这包扎手法，简直太专业了！比我的老师都干净利落！请问您是医生吗？

麦克格雷格
不，我其实……

麦克格雷格
我……

麦克格雷格
……是的，我是医生！

麦克格雷格

我是医生，我曾经是个军医，这里交给我就好。门口那边刚送进来的伤员还有很多，你快去帮把手。

菲洛
太感谢了，谢谢您，不然我一个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菲洛
您掉眼泪了？

麦克格雷格
快去吧。

麦克格雷格
等一下？

菲洛
怎么了？

麦克格雷格
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菲洛
刚刚认识，他救了我一命。他叫克莱格。

麦克格雷格
这是……

克莱格
无法辨认的音节

菲洛
“救救我的女儿……？”

麦克格雷格
在科技馆？你知道离这里有多远吗？

菲洛
……在城市另一端。

INT. 哥伦比亚首都-科技馆废墟

默者降临后约 3 个小时

? :? ? .M. 天气/?



浑身血迹的上班族
大家来帮把手，把这块木板抬一下！

高中生
你自己都受伤了，让开，我来。

某个女人的声音
大家注意！又有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

某人的尖叫
他、他，他的皮肉在溶解啊!!!

受伤的民警
快！快到室内来！都别管那个人了，不要被那种物质碰到！

某人的惨叫
它在吃我啊啊啊啊！我的腿!!

某个男人的声音
先让孩子进来！

嘈杂的人声
那些东西过来了啊啊啊啊！

绝望的哭喊声
关门，快关门啊！

某人的声音
不行！建筑物承受不住，那些东西漏进来了!!

柯林特
麦吉，接电话啊，怎么回事……

萨拉
叔叔，爸爸他真的会没事吗？

柯林特
没事！当然没事！你爸爸福大命大。还有我都说了不是叔叔，要叫哥哥——

葛劳瑞&海蒂
呜呜爸爸死了!!

柯林特



什么蠢话，小孩子别老把死字挂在嘴边！

柯林特

好不容易挤进来了，这些人怎么又都往外挤啊？

濒临崩溃的大学生

建筑物也无法承受那些物质，到底该怎么办，我们都得死……

柯林特

诶？

柯林特

不至于吧？快，快到这边来。

某人的惨叫

它们是活的！那些颜色是活的！

萨拉&葛劳瑞&海蒂

呜呜我们要死了！！

柯林特

所以都说了……

柯林特

啧。

柯林特

你是空天哨卫的一员，结果到这个时候跟平民挤在一起等死，你还要脸吗？

柯林特

一定能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如果那些东西从天上来，雨……对了，如果只是挡雨的话……

柯林特

白雾气态药剂，以防万一所有人都会随身携带一罐。派上用场了！

柯林特

那种皮糙肉厚的生物，在完全被啃光之前，能撑上几个小时吧？拜托了，另一个我……！

柯林特

姑娘们，姑娘们。听好了。

柯林特

叔叔有个朋友，那个朋友个子很高，虽然长得有点丑，但他刚才答应了叔叔



要来保护大家。

萨拉&葛劳瑞&海蒂
真的吗？

柯林特
有他保护你们，叔叔就放心了，可以帮你们找爸爸去了！

萨拉&葛劳瑞&海蒂
太好了！

柯林特
答应叔叔一件事，等会叔叔的朋友来了之后，让大家都不要害怕，躲在他的身子底下就安全了。好不好？

萨拉
好！

葛劳瑞
一定要带着爸爸回来找我们！

海蒂
哥哥加油！

柯林特
啊对，对了！叫哥哥我就爱听。那我去去就回啊。

INT. /EXT. Somewhere.

? :? ? .M. 天气/?

丝路中枢-“觉”
主脑，你还在吗？

隐修会中枢-“主脑”
我在。

丝路中枢-“觉”
行动小组都在哪里？

隐修会中枢-“主脑”
我听不见他们，也看不见他们。失去联系已经超过一小时，视为全部损失。

隐修会中枢-“主脑”
我看见了利维坦。状态如何？

丝路中枢-“觉”
高度困惑，轻度无法自控，基本没有威胁。

隐修会中枢-“主脑”
他需要时间。两脚兽反应如何？

丝路中枢-“觉”
极端恐慌，但暂时活下来了。

丝路中枢-“觉”
我有个坏消息。

丝路中枢-“觉”
守墓人失败了，没有生还者。我们失去了知。

隐修会中枢-“主脑”
我知道。

丝路中枢-“觉”
红雾还有多久才能到位？

隐修会中枢-“主脑”
剂量依然没有达到“黄昏”标准，还需要至少六个小时。

丝路中枢-“觉”
不可以。两脚兽已经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丝路中枢-“觉”
我要解开白雾使用权限，将所有站点的储量全部定点投放。请批准我拉响白色警报。

隐修会中枢-“主脑”
我即将下线。你已经获得全部权限，无需再经由我批准。

丝路中枢-“觉”
谢谢你。
隐修会中枢-“主脑”
替我转告皇帝：

隐修会中枢-“主脑”
武运……昌……隆……

INT. 旗舰“冈格尼尔”舰长室

? :? ? .M. 天气/?

波拿巴
好久不见。

波拿巴
请坐吧，我刚刚沏了一壶茶。

波拿巴
你解散了罗德岛，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这段时间不光是我，前罗德岛的诸位也心急如焚。

1. 我去旅行了。
2. 我去寻找答案了。
3. 我找到原点了。

波拿巴
是吗，看来很顺利呢。

1. 因为卢瓦索跟我说了一些事情。

波拿巴
是关于什么的呢？

1. 关于地狱。
2. 关于我忘记的一切。
3. 关于我的罪愆。

波拿巴
这样啊，他还是说出来了……

波拿巴
不过，这对他和对你而言都是好事。

1. 我有一个问题。

波拿巴
请讲。

1. 人的心智要怎样战胜地狱？

波拿巴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刚好有。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够认同。

波拿巴
隐修会图书馆里的书籍我大半都读完了。因此认识了那个叫法兰西的国家，
还有那位皇帝陛下。

波拿巴
但我想过了，我果然不是他。

波拿巴
我和他之间的相似之处看似很多，实则寥寥。但最重要的是，我无法成为
他。

波拿巴
我既不想成为他，也没有必要成为他。我相信所有泰拉人、泰拉的每一座城市、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每一段历史，都会怀有同样的想法。

波拿巴
同质化之疫、高维叙事渗透、没有边界的“借用典故”……这一切剥夺的不单单
是泰拉的土著文明，还有我们身为生命的尊严。

波拿巴
也许在高维宇宙生命眼里，在如同诸神的你的同胞们眼里，我们的尊严本就不
值一提吧。

波拿巴
但是正因如此，泰拉才会选择战斗啊。

波拿巴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任何人的投影，我们存在，我们存在过！

波拿巴
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眨眼，都像是一场艰难的战役。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吗？

波拿巴
你能试着去理解这种感受吗？



波拿巴

当你甚至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去作证，还有什么样的地狱能够击垮你的内心呢。博士。

1.

博士的立绘出现

诺亚

很长时间了。

诺亚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叫我“博士”了。

诺亚

现在只有你还会这样叫我。

诺亚

卢瓦索也好，麦高芬也好，他们都在唾骂我。我走在街上，觉得就连树叶投下的日影都在唾骂我。我活该受尽唾弃。

诺亚

只有你还会给我倒茶。

博士摘下面罩后的立绘

波拿巴

啊，原来是这样的一张脸。

波拿巴

倒是很符合我心中那位“博士”的形象。

诺亚

在高维宇宙……在美国，在另一个罗德岛的时候，他们也管我叫博士。



诺亚

我一直恨自己。因为我根本不像个科研人员，反而像个恶心的军阀，一个政客。

诺亚

我做了一件世界上最恶毒的军阀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的好奇心，我的私欲，断送了我身为人的那颗“心”。

诺亚

我讨厌人类，喜欢动物。我通过对动物的偏爱纾解我对人类的憎恶。

诺亚

其实我心里从来没有过爱。这颗心里明明什么都没有。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空洞，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空壳。

诺亚

我不让自己流泪，我假装从不难过。我从不怜悯或是宽恕。我用冰冷且道貌岸然的语言伪装自己。我在心里对人们的情感冷嘲热讽。

诺亚

我想要被人群簇拥在中间，听他们带着爱意喊我“博士”，我想和伙伴们一起出生入死，我想拥有关于自己的“故事集”，我想被记住，我想被爱，我想被明亮温柔的事物填满。

诺亚

我想要尖叫，我想要咆哮，我好想变成哥斯拉，被轰杀成碎片，只剩下骨架，鲜血浸没整座城市。我想要嘶吼，可是我发不出声音，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

诺亚

我傲慢地认为自己熟悉地狱，自己能够忍受地狱，但我根本做不到，我根本想象不了你们怎样在我带来的地狱里生存下来，怎样去面对无边际的痛苦和绝望。



诺亚

我存在吗？我真的存在吗？

诺亚

告诉我，我可以存在吗？我有资格存在吗？

波拿巴

你已经存在了，博士。从泰拉接纳你的那一刻起。

INT. 旗舰“冈格尼尔”舰长室

3:00 P.M. 天气/红雾

波拿巴

红色。

波拿巴

红色的警报，红色的雾。我不止一次想象过这一天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波拿巴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造物主的想象力。

波拿巴

他们都赶过去了，我也得走了。

波拿巴

博士，把你的手借我用一用……

波拿巴

我在发抖呢。我的手很冷吧？心脏从刚才开始就怦怦直跳。

波拿巴

其实我一直都很害怕。

波拿巴

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泰拉的人民会面临什么，有没有胜利的可能，我都完全没有头绪。

波拿巴

好想吐。

波拿巴

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波拿巴

我必须离开了。

波拿巴

有点舍不得呢，这个地方，我的家……

波拿巴

深呼吸……呼——

波拿巴

我们将成为黄昏，成为拉格纳洛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怪物。

波拿巴

闭上眼睛，不要看，好吗？

1. 拉格纳洛克不是怪物。
2. 不，我会见证到最后。
3. 我要和泰拉一起等待你们凯旋。

诺亚

拉格纳洛克不是怪物。我要和泰拉一起见证到最后，等待你们凯旋。

波拿巴
这样啊。

波拿巴
稍微没那么害怕了，哈哈。

波拿巴
再见。

波拿巴
美式英语 再见了。

结尾

INT./EXT. Somewhere.

只显示对白框，不显示立绘

屏幕上开始快速播放各种真实历史影像片段，包括但不限于诺曼底登陆、英国潜艇上的小猫、和狗狗一起拍照的德国年青军人、奥本海默、世界第一枚核弹试爆、接受采访的美国越战老兵、上台授勋的残疾士兵、关于古罗马军事文化的科教节目、航母的航拍镜头、起飞过程中的图 160、参加军训的孩子们、钻地导弹设计蓝图、科学家们那张众所周知的合影、英尼格玛机、苏联阅兵。

麦高芬
那只鸟震耳欲聋的嘶吼声，后经分析发现是由几万个不同的人声进行每秒 2000 次叠加的结果。

麦高芬
五百年前就开始守护着泰拉的几万名哨卫，在一刻不停地讲述他们的回忆和愿望。

麦高芬
当然，作为主体的部分还是——



麦高芬

“我想回家！”

麦高芬

“我想回家！”

麦高芬

“我想回家！”

麦高芬

那是一个人在最绝望最愤怒的时刻，才能发出的嘶吼。

麦高芬

这本该是一种世界上无法存在的声音。

麦高芬

这种高度压缩的嘶吼的频率最终与默者的主要组成部分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强的共鸣。

麦高芬

并且最终双方的血肉都被抵消。溶解、湮灭、崩毁，随你怎么形容。在我看来，那就像是两大块颜料“啪”地拍在了由城市组成的画板上。

麦高芬

市政部门一个月后才派人去处理那具骨架。

Fade in

CG: 电视台航拍镜头，黄昏鸟宏伟的骨架立在城市的废墟中心

Fade out

麦高芬

“有碍观瞻”，这句他们最爱用的借口，这一次却没有出现在任何官方文件上

麦高芬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这个时代，传说和神话很快又诞生了。各大论坛上，任何一个网络聊天室中，每个人的手机屏幕上，都在滚动着关于同一个传说的预言。



麦高芬

“拉格纳洛克”或者说“黄昏鸟”的死亡是暂时的。

麦高芬

等到泰拉再次面对不可战胜的侵略者时，它就会站起来，重新开始嘶吼。

麦高芬

至于那位了不起的皇帝，他只是默不作声地带着他的人民们回到了天上。但你我都清楚，在那件事发生之后，地上再也不可能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了。

麦高芬

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和隐修会一样的命运。

麦高芬

是英雄吗？是神明吗？还是怪物？

麦高芬

我对此没什么可说的。世界上总是有些东西，哪怕仅在脑海中尝试进行定义，都是对它们的亵渎。

麦高芬

多亏了你的醒悟，我们被解放了。被诠释，被定义，被亲眼目击的那段画面，那铺天盖地的红雾，那绝美的神临之姿，那撕裂耳膜的乐章……正是由于这一切曾经如此遥远，我们才会常常忘记自己是谁，因此产生怀疑，产生戏谑。

麦高芬

只有那种恐惧，祂带给这片大地的恐惧如同痛楚般深刻。因此无人敢再发笑。每个人都想起了自己是谁。

麦高芬

记住恐惧，并且永远恐惧。只有这样才是对祂、对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慰藉。

麦高芬

我是不是说得有点多了？

麦高芬

也对。应该把这些留给你自己去慢慢看，慢慢想。

麦高芬

因此，你不妨考虑留下来。

麦高芬



就让我们一起陪着这个年轻的泰拉，去重新认识整个世界。

曲终